

小院儿，老院儿

□李凤玲

现在谁家要是有个小院，那真要奢侈得像一首诗了。可谁的童年又不是生活在一首诗里呢。

儿时的小院，是爷爷奶奶的老屋。泥坯的房子，凹凸不平的墙壁上能看见用来和泥的麦糠。屋顶上搽的是麦草，大人们会在雨季将来的时候，用崭新的麦草为屋顶加密。每每都是爷爷爬上房顶，将麦草搽得整整齐齐。雨天的时候，麦草阻隔了雨水和潮湿；雪天的时候，又将那些寒冷凝固成一根根粗细粗细的冰凌，它们缀在屋檐下，是属于冬天的独特风景。

小院的甬道上，铺了青砖。甬道的一旁，有个圆圆的尖顶的仓囤。仓囤里贮藏着用麻袋装起来的玉米和地瓜干，贮藏着用蛇皮袋装起来的小麦，但数量有限。奶奶总是在除夕之夜用白面做一只寿虫，然后将它放在仓囤里，一直待到风干。奶奶说，有了寿虫的护佑，来年才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小院里还有一条养了很多年的黄狗，已颇通了些人性的它经常会自己拱开院门，到大街上去遛一圈。回来之后便卧在院子里，和爷爷一起看着夕阳。

南墙根的柿子树，枝干已经伸出墙外；西墙根的枣树，也快要高过墙头了；东墙根下，那棵粗大的梧桐开花了，一枝一枝像是藕色的喇叭。

堂屋门口的墙上，挂了几串红红的辣椒，还挂了几瓣白白的大蒜，那都是自家菜园里种的。炒菜的时候，奶奶就会踮着小脚，过去拽几个辣椒，再

拽几头大蒜。辣椒切片，大蒜切片，奶奶将它们用菜刀



爱意藏在奔赴里

□李倩倩

今年下半年，我将要和相爱六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两年的校园恋，四年的异地恋，我们去年还在为看不清的未来辗转发愁，今年终于修成了正果。

作为“00后”，虽已25岁，但身边步入婚姻的人寥寥无几。甜蜜之外，心底总藏着几分忐忑，我也会悄悄问自己：小李啊小李，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真的确定了吗？真的就是这个人了吗？

我也从未想过，谈婚论嫁竟有这么多琐碎繁杂的事。见父母挑什么礼物，提亲要准备什么，订婚有哪些流程……本以为选完婚期就能稍作喘息，却又迎来了习俗里的“送日子”。我和他两家相隔300多公里，按规矩，男方要带着聘礼，在良辰吉日的中午前赶到女方家，下午再匆匆返程。面对一桩桩繁琐礼节，我忍不住叹气：“唉，怎么这么麻烦？”可忙着筹备一切的他，反倒温柔地安慰我：“不麻烦，这些都是甜蜜的回忆呀。”

思绪飘回到刚在一起的那个冬天，那座偏北的小城，风总是带着刺骨的萧瑟。我每天下午去晚托班兼职，下班时已近晚上八点，他执意每天来接我，等我一起吃晚饭，我怎么劝都拗不过他。冬日天寒地冻，我不忍心他饿着肚子在寒风里苦等，便特意把电瓶车骑走，叮嘱他：“电瓶车我骑走了，等我回来我们去吃饭哦。”

记忆里的那天，下班推开门，一场大雪毫无征兆地倾泻而下，鹅毛般的雪花簌簌飘落，铺天盖地地裹住了整座小城，屋檐、树梢、路面都覆上了一层洁白，天地间静得只剩下风雪的声音。我着急回去，赶忙发消息让他在校门口等我，随即冒雪骑车赶路。围巾与手套挡不住凛冽寒风，冰冷的雪粒打在脸上，钻进衣领，一路冻得双手僵硬、脸颊通红，连藏在头盔里的头发也被雪花浸湿了。可一想到他在等我，心底便生出一股暖意，驱散了大半寒意。

赶到学校门口，昏黄路灯映着漫天飞舞的雪

一收，放进油里炆锅。也是奇怪了，我怎么觉得那辣椒和大蒜总也不见少。它们年年都是那么长长地挂在堂屋门口的东墙上。还有井台旁边的咸菜瓮，那里面腌着的咸菜疙瘩也好像永远都吃不完。

桐花落尽，天更暖了。待到盛夏，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晚饭。奶奶早早地便在院子里洒上水，既可以降温，又可以压住灰尘。天色渐暗，姐姐摆下饭桌，我放好了板凳。奶奶炒了扁豆，用蒜拌了茄子，还用玉米面熬了粥。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将一顿晚饭吃得温馨而从容。

西墙根下的兔笼里，一窝小兔子刚刚出生。它们在灯影里窸窣有声。母亲精心地饲养，指望它们会变成我们姐弟念书的学费、过年的新衣。

鸡窝也在旁边。鸡们上宿很早，它们都收紧了羽毛，相互拥挤着安歇。每隔几天，奶奶就会从鸡窝里拾出几个热乎乎还带着血丝的鸡蛋。奶奶将它们藏在菜橱的抽屉里，经常用手指拨拉着，一个一个地用心点数。我咳嗽的时候，她会从灶台一角的陶罐里舀一勺白糖，再从抽屉里摸一只鸡蛋，为我冲一碗蛋茶喝。村里有女人坐了月子，奶奶也会拉开抽屉，数出一把子鸡蛋，用自己的大襟褂子兜了，然后踮着小脚亲自送到门上。

院里还有一架葡萄。藤蔓已粗，缠缠连连。绿色的葡萄丝弯弯曲曲打着卷，结出来的紫葡萄一穗一穗，饱满地吊在架子底下。

奶奶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要鹊桥相会。那时候要是躲在葡萄架下，就能听到牛郎织女说的悄悄话……”

时光匆匆，长大成人。长大的我们都搬进了楼房，儿时的小院早已在岁月里遗失，但我只要得空，便会去那些乡间或古村游走。一截土墙，几根蒿草，几声虫鸣，一缕花香，都能让我的呼吸变得无比顺畅。它们本来都在我的小院里，却在不自觉的流年恍惚里，消失殆尽。但每次当我回首再看，看似贫瘠的儿时，恰恰过得青山绿水、奢侈有态。而我那老去了的小院啊，依旧在我一次次地找寻与回望中，紧闭柴门……

花，地上已积起薄薄的一层白雪，却不见他的身影。拿出手机才知道，我发消息的同时，他已经步行着走在来接我的路上。我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学校到我兼职的地方足足三公里，好不容易冒雪赶回，如今又要折返。

我憋着怒气往回骑，风雪扑面，终于看见一袭黑袄的他孤零零地立在漫天风雪里，肩头与帽檐都落满了雪。我忍不住发火：“我不是让你在学校等我吗？为什么要来接我？天这么冷，你看看我的头发都湿了！”

昏黄的路灯拉长了我们的身影，寒风呼啸着卷过雪地，将地上的影子吹得微微晃动。他看着我，眼眶发红：“对不起宝贝，我看天下雪了，想着你没有雨衣，就来接你。”

我依旧带着怒气：“那你带的雨衣呢？”
“我……我看快到你下班的时间了，买雨衣已经来不及，就想着赶紧走路去接你，回来骑车带你，这样你就不用吹风受凉了。”

我一时哑口无言，内心满是愧疚与感动。原来他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三公里，只为替我挡住寒风；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爱，从不是华丽的誓言，而是这般笨拙赤诚、毫无保留的奔赴。

六年时光，他用最质朴的温柔陪我走过了异地风霜，用最笨拙的真心为我抵挡了世间寒凉。那些谈婚论嫁的琐碎，那些曾经的不安与犹豫，在这场冬雪的见证下，都有了最坚定的答案。

风雪三公里，爱意千万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想，我早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诗三首

□季川

初夏的风在吹

清晨的荷花
它们被一方池塘眷顾着
微风拂过，水波还未荡漾
就有蜻蜓飞过来
它们站立在荷尖的身影
是诗也是画

荷叶绿着
水波绿着
初夏吹过来的风绿着
如此安静的时光也绿着
没有人会拒绝在它们面前
多欣赏一会，多感受一会

黄昏的村庄

把鸡鹅鸭唤回的村庄
把牛哞羊咩唤回的村庄
把锄头扁担唤回的村庄
顺便就把炊烟升起了

等枝头的鸟鸣归巢了
等麦子的黄熟稳妥了
等丰收的喜悦在望了
西山就把夕阳落下来了

山里的云朵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大
像草帽一样可以
遮挡整个太阳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小
像我口哨里的童年
轻轻一吹就飘走了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重
我的思念载不动它们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轻
到哪我都能随身携带